

眼 儿 媚

小意 著



小意 著

眼儿媚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眼儿媚/小意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2. 12
ISBN 7-5063-2512-8

I. 眼… II. 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2830 号

眼 儿 媚

作者: 小 意

责任编辑: 那 耘

装帧设计: 徐子媛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930761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 北京毕诚彩印厂

开本: 830×1230 1/32

字数: 150 千

印张: 7.5

插页: 3

印数: 001-10000

版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512-8/I·2496

定价: 1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仅以此书献给
失踪于一九九二年的毛毛

作者序

虽然我在前面说了，我要把这本书献给失踪于一九九二年的朋友毛毛，但是我还是要特别地申明一下，这是一本小说，这故事里面叙述的生活和任何人的真实生活都毫无关联。

这本书，也同样献给任何承受过这种苦难，或者能理解这种苦难的读者。

我不是个成熟的作者，也不是个成熟的人，对于写作，我惶然而又无力，对于在社会上做个人，我也同样感觉到无助。我最大的问题与恐惧，在于我无法忍受谎言，小说可以并不是自传，但在我的眼里，它一定脱离不了真实的影子，这种真实的痕迹遍布我们的生活，可以从细微的任何点滴感觉到。而对于生活，我过分地追求真实，所以我几乎无法承受在一切单位的苦难，我总觉得利益冲突使众多的人们变得不可理喻，满嘴胡话，惟利是图，甚至比我自己这样自私得将自己所有的个性都把持得不让人做任何指点的人都更加自私，似乎在生命中除了自己的物质利益以外，再无外物，实在让人忍无可忍。我怀疑我要是工作下去，不会变得油滑世故，而是变得越来越厌世，越来越不通人情。

选择真实的同时，你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面对千疮百孔的社会的同时，也面对自己人性中的种种丑陋，面对因为你企图游离于虚伪的游戏规则之外遭遇的排斥与隔绝，甚至痛苦地锁在怪圈里出不来，因为实在是无法明白，为什么自己追求的公平与诚实却永远被善于游戏的人们视为愚蠢，而人性的缺陷也注定人无法永远恒定地保持自己的信念，常常生活在与自己的斗争和争吵中。

所以，美国人常说的政治正确性在被我想了百遍之后，理解成了生活的准则和观念，而不仅仅是狭义的政治——与自己与他人面临交流和相处的困难，一定是因为这种政治正确性，因为任何相处与交流都存在着激烈或是不激烈的观念冲突。

而这样一本书的创作，其实来自于对真实的躲避，在我的第二本书《石城海棠开》里曾经用尽了我所有的柔情来描述一个丧母的女孩的心理历程，这样的心路历程晦暗而暧昧，如池中的水隐隐流动，潜伏着危机。我逃避了生活中的原型，一个因为缺乏家庭温暖和约束的女孩被拐卖的现实，因为我觉得无力描述这样重大的社会题材。可是，和一个喜欢我的书的朋友几次交流之下，我决定还是还原这样一个模糊的故事梗概，加入细节来描述这样的故事，并塑造了另一个同样具有特殊家庭背景的女孩唐然，用来丰富因为家庭、环境造成的两种生活遭遇的对比。我并不希望自己就同一题材聒噪不止，所以这次在描写时放松了心理的过程，而加入了评说与行为的因素。我想面对的是某种苦难，而不是无休止的悲叹。

在人的成长过程中，会经历许多许多的事，见到许多许多的人，而每一个不经意路过生命的人或事，每一个微妙的感受，都可能是人生的重大转折。

机遇造就了故事中的李竞和唐然在小说中不同的生命弧线，这两个人，所有的共同点与交错就是她们生活在一个被人视为纪律严谨、作风正派的部队大院里，同样遭遇过悲惨的事件，受到了众人特别的眼光注视，所以，她们成了并不热心的一对朋友，分别借着不贴心的对方来安慰自己的寂寞。丧母的李竞缺乏管教，生活中缺少温暖，因而性格古怪而又暴烈，而唐然在父母规矩的教育与管束下，则更加温顺地成长，在平静下略微走出轨道。在她们的青春骚动反叛的年龄，分别遇到了不同的人，一个是丧尽天良的人贩子小黑哥，而另一个则是乖巧地受着母亲操纵的郁非，因此，李竞的生活被小黑哥引进了深重的苦难，万劫不复的地狱之中，而唐然得以安全地度过了少年时期。但是结局在某一层意义上却又相同，唐然在父母温存而又封闭的管束中不能意识到社会的凶险与狡猾，她幼稚而又懵懂，因此而毫不设防地走进了她自以为深爱的男人——许可的圈套，而此时的李竞，正是摆脱了被拐卖的生活，准备开始新的自由，以报复为基本目标的自由。

上天就会这样安排人的遭遇，环境和个性造就命运。李竞自以为凶猛，但却无依无靠，实际她最为弱小，而唐然有家庭的控制，出轨只能是暂时的波澜。什么因素走入极端都是灾难，自由也一样。李竞在拥有自由的时候却经历着最为孤苦的岁月，人面对完整却又无爱的社会时实在是太过脆弱，

她消失在了视线之外，下落不明……而唐然却因李竟的灾难与家庭的无形约束而变得坚强，她勉强地支撑起了自己，在惨淡中渐渐康复……

生命，由爱而生，随爱飘零。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也无从得知，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环境，才能使作为社会动物的人真正健康。

小意 2002/6/11 于上海

目 录

第一章	序言	(1)
第二章	一串绣球花	(10)
第三章	舞蹈	(21)
第四章	老婆的问题	(29)
第五章	腰鼓轰鸣	(36)
第六章	度过	(48)
第七章	同桌的他	(56)
第八章	小黑哥	(64)
第九章	岔路口	(75)
第十章	“人”“妻”	(84)
第十一章	初为“人妇”	(91)
第十二章	阳光万丈	(98)
第十三章	小鱼儿	(105)
第十四章	复苏	(111)
第十五章	逃跑	(117)
第十六章	回“家”	(124)
第十七章	实习	(131)

第十八章	约会	(140)
第十九章	三年	(148)
第二十章	爱的人	(154)
第二十一章	流产	(160)
第二十二章	情与欲的较量	(166)
第二十三章	解救	(174)
第二十四章	丢了	(181)
第二十五章	逃离	(187)
第二十六章	等待	(193)
第二十七章	上坟	(202)
第二十八章	重逢	(208)
第二十九章	良知	(213)
第三十章	结局无言	(221)
第三十一章	尾声	(227)

第一章 序 言

我们从来没有尝试掩饰过彼此之间那种顽固的吸引与刻意的警觉，这种情绪来自于我们具有相同的背景和骄傲敏感的个性。我这么想。

我们是相同的，在很多方面都是，尤其是在众人的眼中。我们应该在一起，因为我们与别人是如此地不同，因为我们受到的孤立是如此的近似。而我们又不可能在一起，因为我们彼此又怀着强烈的恐惧，我们都知道了解就是一种恐惧。

我们具有相同的背景，这个背景残酷可怕，这个背景伤害我们一生的命运以及别人对我们的看法。于是我们曾经私下说，如果可以消灭什么，就应该消灭背景；若是背景不能消灭，便消灭所有人包括我们的记忆；如果还是不能消灭，那么，就消灭所有的知情人。如果实在是不能消灭什么了，我们只有逃离这个被人了解的地方，远远地逃开，到一个没有人了解我们的背景的地方，开始一段最为平常不过的生活。最后的选择是最为悲惨的选择，而我们，不得不选择它。

——唐然

一个普通的夏日，蝉在郁闷的空气中声嘶力竭地尖叫，声音的漫长几乎要磨垮人的耳朵，爸爸、妈妈上午给哥哥买好了水果、蛋糕后就带着唐然到姑姑家去了，他们答应哥哥

他的十八岁生日应该和同学一起过，而不是乏味而且总拖着教训腔的家人过，虽然唐然对此并不服气。自她懂事以来，就一直以高大而成熟的哥哥为荣，几乎是处处都要追随。但这次哥哥也意外地倔强，一点没打算向哭丧着小脸的妹妹妥协，唐然不得不放弃希望。好在姑姑家还有个和唐然同龄的小姑娘，唐然玩着玩着就忘记了时间和刚刚发生的不快，直到晚上九点钟才在爸爸妈妈的催促下悻悻地往回走。

奇怪的是，从楼下望上去，窗口竟然没有一点点的灯火。妈妈不安地抱怨说，这孩子，又到哪儿玩去了。爸爸一边笑一边使劲地跺脚，楼道口的声控灯不声不响地亮了，爸爸说，让他玩玩吧，刚刚参加了高考，挺辛苦的。妈妈不再言语了。

打开门时，立刻落入眼中的是一片狼藉，走道的水泥地面上四处散乱着绿色的啤酒瓶碎片，还有腥红的血迹，那不是一滴滴的血迹，而是一大片一大片洒开的血迹，几条长长的时断时续的血印子一直拖到了卫生间里。三个人都被这突兀的血腥惊得鸦雀无声，纹丝不动，时间似乎就这样停止了。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或许只有几秒钟吧，然后爸爸一个箭步奔到了卫生间门口，妈妈也立刻反应了过来，冲着跟了上去。唐然看见爸爸的脸色苍白，一句话也没有说，他的两眼放射出极大的恐惧。而妈妈则尖叫一声，滑倒在地上，她的尖叫声如此刺耳，以至于唐然立刻浑身开始发抖，心跳加速，想象卫生间里有众多丑陋可怕的鬼怪在跳舞。

一反常态的是，爸爸仍然呆立在原地，没有伸手扶她。

在这样的震撼之下，他们都已经将唐然全然忘在脑后了。

唐然怀着巨大的恐怖向他们走去，唐然知道她将面临的

将是一幅可怕的画面。唐然无法想象能将冷静的父母震惊得无法自持的画面会有多么恐怖。

唐然看见了，她真的清楚地看见了，虽然从她看见以后，再也没有人问过她到底看见了什么。

唐然看见了一个女人残碎的身体被胡乱塞在卫生间的角落里，血迹像巨大的大理花一样盛开在房间的各个角落和墙壁上、天花板上，一条腿被扔在了洗脸池上，洁白的脚面上溅着圆润饱满的红色珍珠，冷淡而狰狞地面对着唐然。

唐然没有看见女人的脑袋。她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个女人死的时候是什么表情。

唐然冷静地看着这一切，仿佛这所有的恐怖都离她遥远，父母的震惊使唐然得以在旁边冷静地观察了三十秒钟以上而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她看着女人修长的手指在下水道盖旁边的血流中可怜巴巴地抖动，她甚至都开始怀疑残缺不全的肢体都可以具有完全的生命力，就像以前看见的壁虎尾巴一样。

然后，唐然感觉到爸爸突如其来的力量，他惨白着脸将唐然用力拖开，抱住她飞快地夺门而出，他喘着粗气奔下楼拍打着邻居的门，用嘶哑惶恐的声音对开门的李奶奶说：“拜托，帮我照顾小妹！”

而李竟在多年之后，曾经用非常平淡地语气告诉唐然她家那个事件的真相，她说的时候面部带着浅浅的笑意，眼睛发光，仿佛这是件极其愉快的事情。唐然对这段叙述始终记忆犹新，仿佛一切还只是刚刚发生，李竟仍然坐在她面前一般。

她说。

那天我坐在房间里和哥哥复习功课，然后我们听见父母激烈地争吵，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粗暴，我听见了有东西扔在地上的声音，还有厮打声。但是我们都没有出去。我们只是默默地面对面坐着，哥哥大声地背诵朱自清的《背影》，试图忽略所有的嘈杂声。我们已经经历了他们过多的吵闹，对于这种吵闹除了害怕以外，已经丧失了介入的勇气，因为丧失理智的爸爸会将手里的任何东西砸向我们的脑袋。我听见了门“咣”地响了一声，重重地，像是有人赌气摔门而出了。

然后我听见妈妈的一声尖叫，她的叫声尖锐而又惨痛，仿佛有把尖刀插在心窝里一样。

哥哥飞快地扑出去，打开门，我们看见妈妈正在门口看着我们，她的左手捂着右手腕，血潺潺地从她的手指尖喷涌而出，她的眼神绝望而又狂热地看着我们。然后，几乎在瞬间，她转身飞奔到了阳台上。

我和哥哥就站在门口，眼睁睁地看着她消失在阳台上，窗外是一片朦胧的淡黑色，天色刚刚阴沉上来，我们还没有吃晚饭，我们一直在等妈妈吵完了以后做晚饭。

哥哥突然绝望地问我，今天晚上我们能不能出去看电影？我同样绝望地摇头，说，我不知道。我们根本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我们惟一的反应就是彼此求证，借机从眼睛给我们的信息中逃离。

然后我们看见爸爸惊愕的脸从紧闭的卧室门里探出来，随即夺门而出，他几乎是飞到了阳台上，虽然他被地上的苹

果滑了个大大的趑趄，但他还是倔强地稳住身体冲上了阳台，然后我听见了他的惨叫声，他喊，救命啊！那尖叫足以撕破他的喉咙。

这两段她们亲眼看见的惨剧使唐然的哥哥在18岁生日的当天以故意杀人罪被捕，他被判处无期徒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牢狱生涯。唐然成了罪犯亲属。而李竟，则在事件发生的当时，立刻成了丧母的孤儿。她们的命运从此被烙上了耻辱和不同的标签，背负着这样的标签，她们从十岁开始遭遇别人怪异的眼神和自觉地躲避。她们开始明白自己不再受到欢迎，哪怕她们还在遭受同情。她们必须走在一起，紧密地联合起来保护自己。

她们曾经列举过她们众多的相同之处，在列举的时候她们异常地认真与悲伤，她们知道她们的命运注定走上一条屈辱的道路，而这屈辱却完全不是她们的过错。

她们都有个哥哥，她们和哥哥的感情都比较恶劣。她是因为哥哥的酒后罪行导致了她们遭受的屈辱，而她则认为她的哥哥那天晚上看电影不成导致了极端的孤僻。

她们相同的背景导致的不幸有一半归咎于她们居住的地点。她们的父亲都是军人，不同的只是李竟的父亲是政工干部，而唐然的父亲则是这所军校的老师。当然，在这方面还有相同之处，她们的父母在事件发生之后都背负了管教和自律不良的坏名声。而且，在这种纪律严肃的部队，她们这样的事件几乎是绝无仅有，院里几千户人家，她们两个家庭是最为特殊的，没有其他人家有过类似的非正常事件。

她们都在一所小学读书，虽然她们并不是一个年级的，但极为可怕的是，这个学校里不管哪个年级的学生，都有三分之二来自于她们所在的那所军队院校，他们对她们的故事一知半解，而这一知半解则是最为可怕的一种了解状态，它会导致偏见和无穷尽的猜测与好奇。

她们列举到这里开始绝望地望着对方，沮丧地不愿意再想下去。事实已经清楚了，虽然她们只有十几岁，可是她们已经足够大，足够清醒，足够知道自己将要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了。

哥哥当天就被爸爸妈妈送到了公安局，等唐然再见到他时，他坐在栏杆的后面，脑袋光溜溜的，脸上没有一点表情。在这次的记忆之后，他似乎就成了唐然们生活中的一个话题，而不是一个随时可能出现的人了。

那个暑假，唐然是在宜兴的姑妈家度过的，等唐然回家的时候，已经完全看不出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家具都被重新涂上了一层漆，屋子也被粉刷过了，卫生间里整座墙到地面都铺了一层闪亮闪亮的白色瓷砖——唐然原本是可以为此而欣喜的，唐然的家是院里惟一一家用瓷砖装修卫生间的人家。可是唐然知道她现在不能为此而骄傲了。唐然手扶着墙壁从门口走到马桶前，用手轻轻抚摸冰冷的墙壁，眼前突然出现的却是那一朵朵盛开的红色花朵。她抬起头来，狭窄的天花板已经看不出一丝丝老房子的斑驳与沉积，粉嫩的淡绿色高低不平地伏在壁上。唐然坐在马桶上时突然开始害怕，她恐惧地盯着下水道口，生怕那儿会钻出一只手来将她用力拖入

阴黑的下水道中。

在恐怖的形象中，她不知道自己坐在那儿多长时间，她想叫，嘴张开了却根本喊不出声音来。唐然用力抱住旁边被刷成蓝色的铁管，紧贴着冰冷的水管开始拍打，在拼命地拍打中她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嘶叫的能力，竟然从始到终，她都没有发出一点点喉音来。

妈妈将唐然拽出了卫生间的时候，唐然的声音突如其来地回到了身体里，唐然问妈妈，家里有没有痰盂。

当唐然下楼的时候，妈妈用颇为古怪的眼神看了唐然一眼，然后说，早去早回。唐然不明白她的眼神究竟想说什么。但自此唐然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唐然知道有着什么在无尽地拉长，拉长到唐然的生活之中，影响唐然其后的生命，但是，唐然无法预知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力。

就算我们能预知这些场景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命运，我们也不会坦然接受命运的一次次安排，何况年幼的我们根本不可能清楚，未来的路从此长满了什么样的荆棘和花朵，我们将会伴随着什么样的音乐开始人生的舞蹈。

多年以后，我的哥哥曾经说过，社会是个大舞台，每个角落都有自己的韵律，你的生命取决于你在什么样的时间和地点踩上了什么样的节奏。我对他的话始终一知半解，懵懵懂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在听着同样的乐曲时踩上的节拍会有如此的不同。或许我是个不懂韵律的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开始我的舞蹈才会不失时机，才会恰到好处。

——李竟